



南国冬无雪

王漾作品集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NANGUODONGWUXUE

南国冬无雪

王 漾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国冬无雪/王漾著.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4

ISBN 7-80562-902-1

I. 南…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529 号

南国冬无雪

王 漾 著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2 楼)

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0×1080 毫米 1/32 3 印张 65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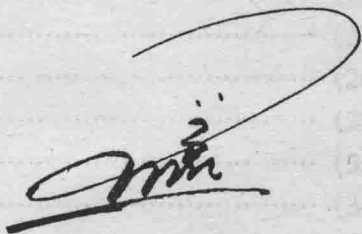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2000

ISBN7-80562-902-1

I. 13 定价:8.50 元

福州有女，姓名不详，或谓之曰：“汉堡”，尝欲杜撰字号，然才疏学浅，故不敢造次，深恐玷污文字。其女娴静少言，淡泊名利，独尊庄子。好小说，宋词，不求甚熟，亦不求甚解，常欣欣然忘作业矣。曰：“大小说，以《红楼》、《飘》诸类为上；宋词，以后主、易安为佳，何也？皆于细腻平淡中见真性情。”其亦酷好侦破，每提及福尔摩斯、波洛，其状若何？呜呼！君不见瘾君子遇鸦片哉？此女性嗜电视，怎奈不能常得，心痒难止。母斥曰：“汝十年寒窗苦修至今，未求得高等文凭光耀门楣，岂能先小欲而后大业？”女无以应，兼其易感，每念及高考，常临风洒泪，对月伤怀，凄凄然欲著文章以诉，而屡次有始无终，其只言片语，恕不尽述。

盖此女无才无貌，若论其德行如何，则由诸位看官评说罢！。



目 录

1. 问	(1)
2. 给寒汀清芷	(3)
3. 南国冬无雪	(5)
4. 寄不出的谢意	(7)
5. 车站	(10)
6. 阳台悟语	(12)
7. 三牧坊的脚印	(15)
8. 划弧	(18)
9. 我的家园	(20)
10. 那一瞬的幸福	(22)
11. 习惯	(24)
12. 俗人的富贵竹	(26)
13. 拙朴乡村 文明都市	(29)
14. 感悟橄榄绿	(31)
15. 生活长镜头	(34)
16. 命运的叹息	(37)
17. 罍粟印象	(41)
18. 中国不仅缺水	(45)
19. 拒绝网上阅读	(47)
20. 立志 求索 顿悟	(49)
21. 侃外来文化	(51)

22. 思考,在失败之后	(53)
23. 把握你的主要航向	(55)
24. 多彩的成功	(57)
25. 心灵的警示	(59)
26. 凤凰梦	(61)
27. 感动	(63)
28. 人性	(65)
29. 革命尚未成功	(57)
30. 苏州散记	(69)

问

致易安

今夜无月，我到哪里去折桂花？情疏迹远只香留，分明是你的叹息。雁断暮天，没有你的音讯，黄花堆积不见你的憔悴容颜。

你定是见到明诚了，你们可曾并肩笑看云涛星河风鹏正举？是否依然赌书消得泼茶香？没有了相思离愁烟锁秦楼，必是试灯踏雪情怀如昔吧？

我却只在梧桐下痴痴地问，痴痴地等，痴痴地盼一场细雨，盼雨尽处谁在独自把酒黄昏后。

你不知我是你院中的梅花，缅怀而落寞地跌入雪中，你不知我是你窗前的芭蕉，舒卷有余情却无人聆听，你更不知我是你帘下的海棠，想借你的一方素笺消瘦……

你的词在世上传颂千年，我只但愿有灵魂，让你在丈夫肩头痛哭一场。

致重光

你以为万顷波中得自由是一种幸福，殊不知那是勇气，那是无情，而你却有着与你高贵皇族血统格格不入的脆弱和善感，你终究不会成为渔夫，更不会成为一代明君。

你只剩下才情了。一阕阕词，先是风携着甜腻的脂粉香，

充溢着华丽温柔，吟到尽头才了然——原是丁香在雨中结出一段幻境，一身哀愁。

你只剩下才情了，然而你实在应该连它也抛弃了，你没有，于是你先丢了江山，继而丢了性命。

历劫的通灵宝玉终是回到了青埂峰下，你那一江春水又要流到何处？黄泉碧落我只想问一声：你可曾在心里写过——一个“悔”字？

致东坡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是谁对谁的评价，让我一下想起了你。

想起你遥忆公瑾的激昂，想起你弯弓射天狼的豪情。

你说你是缺月疏桐下的一影孤鸿，冷傲地俯视寒枝，你说你要归去，竹杖芒鞋——蓑烟雨任平生。

可原来你也会十年一梦，明月短松下在爱妻坟头痛哭一场，你也会佳节思亲，醉后问月却恐高处不胜寒。

究竟哪里是你的归宿？想借你泼洒的放纵乘风上广寒，想驾你悠悠的小舟江海寄余生……只想知道你“也无风雨也无晴（情？）”的归宿啊，究竟是多情还是无情？

给寒汀清芷

现在是上课时间，我在给你写信，你不必惊讶，没有人会像你一样，传一张纸条让我注意听讲，没有人会在课后对我说你这样下去高考怎么办。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因为不再有必要。虽然我如同陷进沼泽，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挣扎。

今天见到 E 了，我没有和她打招呼，眼看着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她毕竟是天上多姿多幻的云，是校园里四季常开的花，她舒展地走到今天，不必顾盼，秀拔雅致如青杨，无须流连，自有云霞绕袖裳。而我，我只是三牧坊墙头临风的一株狗尾草，王谢堂前大门上剥落的一点朱漆，我此刻就像骆驼，顶着瘦削的驼峰卧在帐篷里，没有人想起我也会口渴，甚至连我自己也忘记了是谁想用驼铃填充那一阕大漠荒凉，忘记了是谁想舞动红绸点燃冰雪的希望。我原以为心已枯索了，今天见到 L，我听到里面细微的虫鸣，我知道，它原来还在羞愧，还在妒忌，很可笑，对吗？我拿什么去妒忌？

你为我担心吗？其实担心也是一种美丽，牵牵绊绊纠缠不清，动用全部的智慧去虚构结局，最后即使雁过无痕，毕竟丰富了一段生命。我最近什么也不担心，就这样寂寂的，对所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微笑——一种没有底色的表情，遥远而冷漠——我便是这样一个人，骨子里是，这是你说的。

我猜你不再去“红蜻蜓”了，可惜了这个名字，她是这样美丽，这样孤傲，正适合网络。我也好久没有登录了，现在那里

几乎全是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去了徒然增添几分暮气。但是在高三这个快乐记忆集体溃逃的季节，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几个美好的深夜：西风剪剪，夜月娟娟，天空有着肖邦眼底的一抹忧郁气质，很像 F 的散文，不知不觉便把你平滑地引向怅然若失。电脑屏幕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放纵或冥思，我任由蛰伏的灵魂大声独语，于是我嗅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阳光般的骄傲，流淌着如幼儿园里青草地那般的生涩腼腆……然而回不去了，从现在到明年七月。

前天，收到了冰的回信，她说我的文字突然绮丽起来，没有了以前大大咧咧的清新感，问我出了什么事。冰真是不枉取了这个名字——晶莹剔透冰雪聪明。现在老师布置作文，我几乎一律写成议论文，仿佛年龄愈大，迁就就变得愈发容易，更何况不是迁就别的，是高考。但是你知道，我是怎样执着于把漂亮的中国字摆在一起的感觉，所以那些用来掩饰无奈的肤浅的绮丽，都塞进信封寄给了可怜的冰。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先是梦见我会飞了，站在“美哉伟哉福州一中”几个庄重得令人想顶礼膜拜的大字下，深吸一口气，便飞了起来，笔直地向天空冲去。突然场景又变了：我骑着车，在泥泞的路上，前面有许多熟识的同学，说着笑着，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于是微笑着询问他们，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都箭一般地飞车而逝……醒来后隐约觉得这预示着我该归去了，回复那个乖巧的圆滑的随和的形象，当你展开这封信，看见一缕青烟，那便是我——任情任性的我——独自归，独自归，万里云罗一雁飞。

写以上这些给你，也给我，希望我到达心中的伊甸园时，想起因为它失去的东西。

南国冬无雪

毫无征兆，只是路边的小店挂出了各色的圣诞卡，只是街头时常飘浮着烤红薯的香气，猛一抬头，恰巧看见那棵老银杏上最后一片叶子闪着如醉的金黄吻向大地。是了，南国冬至。

我很想卖弄一两句古诗词来点缀这家乡的冬季，怎奈枯肠搜遍，踪影全无——历来文人写冬，多少不了雪，而南国的冬是无雪的。

也正因它无雪，才别样美丽。

踱步花园中，任由明澈如少女瞳仁的空气包裹着自己，寒而不冷，静而不寂，时有清澄的风吹起，也是纤纤的，淡淡的，却能够渗入并激活你身上最细的神经。这南国初冬的风是柔嫩的，拂过脸庞，携着光滑的凉意，像一块无色的丝绸，又或是熟睡着的婴儿幼嫩的肌肤。

此时潜心倾听，便可捕捉到落叶发自胸腔的叹息，然后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淡黄的弧，纷纷坠地，依稀有点叮咚的声音响起，像冰制的风铃，我疑心那便是天籁，一路鸣奏指引着落叶的灵魂回归鸿蒙——尘缘已了，何须流连。

在南方，落叶的树木不多，常见的是白玉兰、榕树这些四季青葱的植物，阅尽了春夏秋的荣枯沧桑事，它们叶子的颜色一天天厚重起来，真正感悟后的成熟季节就是这墨绿色的冬了吧，我这样想。

许多日子里会有阳光，密密匝匝地透过枝叶的缝隙筛下

来,孟庭苇说冬季到台北去看雨,其实真值得欣赏的,是这南国冬季的阳光。像如纱的蝉翼,稀薄,但决不浅薄。它流淌着泛黄的韵味,那是千年前如豆的油灯和千载后黄脆的典籍共有的气质。然而这阳光又是年轻而浪漫的,眯上眼睛,仰起脸,便会有点点的金光在你的鼻尖上舞蹈,精灵似的顽皮背后是澹如野鹤的心境。伸出你的手,它又会丝丝缕缕地缠绕成一架金竖琴,那一瞬的凝重与高贵,竟使你能谛听它对经历过的故事深情的咏叹。

我奇怪,奇怪为什么广为传诵的多是北国大悲大喜,情绪化的冬季呢?其实这南国的冬虽然无雪,却昭示着我们传统的文化底蕴。

不是吗?它内敛而含蓄地孕育着儒家的浑厚,它柔和而潇洒地诠释着道家的超逸。而它在滤去春的悸动、夏的浮躁、秋的颓废后拥有的大胸襟大气度,那种拥有一切却又不想拥有任何的智慧不正是释学的精髓所在吗?

当然,我也无意硬要给季节定个品位高下,其实我只是希望家乡的四季、人心的四季都能美丽幸福如诗如画,一千年如歌如赋娓娓动听。只是这样。

注:此文曾获2001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

寄不出的谢意

那时还住在西湖畔，每天都能透过一堵镂花的墙望见泛着点点青光的湖水，门前的道路两旁栽种着挺拔的法国梧桐，很有绅士风度。现在想来，那份中国古典的温婉和异国情调的浪漫实是和谐得恰到好处，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

我当时觉得，自己是用来诠释“祸不单行”的最好例子：进入中学以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学习任务加重，在为班级和学校的工作协调过程中经常出现许多烦恼……那一年冬天的南国，只有我的心结冰了——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觉前途惨淡成一片乌云。短短几个月的初中生活，已使我的步伐沉重迟缓起来。直到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梧桐下有一位卖艺老人。

记不清他的脸了，印象中只是许多黄褐的皱纹，像干枯的苹果皮，身上的棉袄破了好几处，棉花露出来，灰扑扑的，再加上怀里的二胡，地上缺了角的青花瓷碗，整个人散发出古墓般荒凉而怪诞的气息，仿佛是鲜亮明媚的风景画上一块刺眼的墨渍。

他的眼睛望着西方的天空，一脸凝重。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冬季的残阳已沉沉地坠在梧桐近乎光秃的枝丫上，殷红如血，大概是阅尽了悲欢离合，欲诉无言，寒风起，鸟雀惊，梧桐开始颤抖，几片蜷缩着的叶子，翻滚地落下，如一声叹息

跌入泥中，我仿佛看到了它们身后淡黄的轨迹，曲折短暂宛若人生。再看老人，他已收回目光，在调弦了。我想，他的晚年如此潦倒，眼前又是这样一阕斜阳愁色满苍梧的悲凉景色，心中定然如被冰雪，拉出的曲子也定然是《二泉映月》之类凄凄之声。于是我不忍了，迈开脚打算离去。

琴声，便在这时戏剧性地响起。我震惊地回头，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毫无疑问那是一首欢乐的曲子。行云流水的旋律从粗糙的琴、粗糙的弓、粗糙的手指间滑出，圆熟而自然如舞动的丝绸。如果要赋予它一种颜色，应该是银色，柔和地闪亮着，平静祥和，不掺一点儿渣滓，但同时又有着灵动的智慧和超逸。好像没有人用气味来形容音乐，我却真真切切地闻到了阳光下青草的味道，弥散着希望。我也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老人嘴角的一丝微笑。

开始的确很奇怪：是什么使他如此陶醉？他在哪里看到了美好与幸福？突然我想到了一则故事：苏东坡和一法师参禅，东坡说：“我看法师如牛屎。”法师微笑道：“我看居士如鲜花。”故事的结尾，苏东坡很惭愧，因为法师告诉他，心中有什么，眼里便会看什么。

我释然了。同样是梧桐在风中颤抖，我看着是一颗孤独的心在抽噎啜泣，而在老人看来，也许是孕育新生命的悸动，只因他乐观的心里有热情，有坚持。而我，难道就这样让时光从伤感中流走吗？

一口气跑回家，我想是该换一个角度去面对了。

后来的一段日子天天见到老人在那棵梧桐树下，我却却没有勇气去跟他说些什么。再后来，我搬家了，梧桐，也因拓宽

公路的需要被砍光了，老人不知去向……

我依然有不少烦心事，依然有不喜欢的人，但我尝试着从中发现一些美丽的侧影。我读过许多哲人的心灵告白，但和那年冬天，那位卖艺老人给我的震撼相比，它们都太单薄无力。于是最诚挚的一声“谢谢”始终不知向谁去说。



车 站

总有许多时间消磨在等待上，车站便构筑了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这里的过客总有同样的目的，总是千古不变的聚散离合；同样的汽笛长鸣，是千万个故事或分娩或破裂的啜泣。

从小到大算起来，等车的时间很少，即使有，也是和家人一起，像那个夏夜和妈妈等公共汽车。刚刚下过雨，满地氤氲的是白玉兰的浓郁。同在等车的一位小姐背对着我们，头发很美，她手里只有一把伞，湿漉漉的，却仍兀自燃烧成鲜红的美人蕉。伞尖在她的脚边滴嗒了一块水渍，借着光，如胭脂一般。她的脚踝是纤细而坚定的。我佩服她的勇气，不知不觉展望起自己的前途：将来若是独在异乡，也似这般孤独地等待，是否敢抬头面对四周温暖的灯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有些冷，恍惚间眼前有了一个小女孩儿，她在大声地哭，在一座长长的桥口，匆匆而过的是陌生人的脚步，身边繁华满目，却没有一点儿能安慰她的恐惧。她不小心走出了她已习惯的充溢温情的世界——那便是儿时的我第一次迷路，在天桥上，刻骨铭心。

路灯瘦长的影仪态万方地垂下。多么神奇，灯黄如豆，飞娥的薄翼便可得到支撑生命的力量；而人无尽的欲望，使我们不知道哪一盏灯下可以休憩。路灯下还有几个“粗俗”的民工，像是刚来福州的，坐在各自的旅行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方言交谈，那不会是什么有关生死、感情、哲理的谈话，然而

在这样的车站,这样的夜里,这样的乡音意外地充斥着一种乡情,包裹着我大理石般肃然的外表,又缓缓渗入。我很为自己用在他们身上的形容词而羞愧:“粗俗”——真是不该,谁又敢说自己脱俗呢?我们也许比他们懂得更多,有关音乐、文学种种;可倘若心里没有正直和善良,还不如目不识丁,那样更协调。我看不清民工的脸,莫名其妙地觉得那必是黝黑而忠厚的。至于他们赖以休憩的旅行包,里面必有母亲的叮嘱和妻子的深情吧。

各式的车开过,红的灯、黄的灯、模糊了视线,仿佛像一条镶着红宝石的手链,一路热闹而不知尽头地流过。恍惚地觉得,世界的荣华、光阴不就是这般汹涌地向我们淹过来吗?究竟是什么坚定地给每一个过往的心灵以依赖,像这车站?我想,有人的灵性,有爱,才是完整而亘古的车站吧。就像眼下我拉着妈妈的手,天地便小了。

这便是车站,即使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淡淡地站着,也可以和鸿蒙中超然微笑的目光交谈。

车到站了,妈妈紧拉着我迎上去,那位年轻的小姐和民工们仍在等待,车总是会来的,不因急切或留恋而改变速度。古人说“十年修得同船渡”,那么,同站等车需要修得几年的缘?

天上有两丝云在飘动,不知它们会不会停下小憩,然后相遇……

(注:此文曾在2001年第3期《作文通讯》发表)